

雖然他隱約明白父母對日本人的厭惡，例如日本教師的月俸高於台灣教師約五成，而父親於職業上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差別待遇時，回家後常會憤恨不平的罵日本人是「臭狗」；但是，對林敏生同輩的所有孩子來說，他們只知道日本時代他們有鞋子穿，但國民政府來了後卻沒有；日軍撤退，台灣光復衝擊著他們原來的生活模式，這是一個嶄新的、一切必須重來的陌生環境。

大人小孩們都在適應，台灣人一直十分能夠調適自己面對環境。
民國卅六年春天，二二八事件發生了。

在林敏生幼小的印象中，初期時是台灣人打外省人；到了三月中旬以後，則是人人都躲在家
中，深怕被政府抓走，這種恐怖的氣氛，持續了大約一個月左右。

之後，表面上漸漸趨於平靜了，雖然骨子裏仍是暗潮洶湧，四處難免透露著一股白色恐怖。
但是，「不乖」的人不是留在國外，就是留在獄中，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知道，不要去觸犯政治
上的禁忌，人們在生活上是可以溫飽的。

於是，大部分人都非常識時務地朝「錢途」前進了，台灣的經濟開始從平地起飛。

之二：兒時記趣

談到個性，林敏生自喻為「快樂的化身」，生平所好就是*enjoy everything!*

生性如此的他，不但是少年不識愁滋味而已，即使年已六旬，話起當年的曾經，居然點點滴

滴還都是樂趣，世人喜怒抱屈的往事，在他眼中沈澱的盡是幾許笑意。

甫入建國初中一年級的林敏生，不知何故得了黃疸病。父母心憂他的身體，奔醫燉補為他治療進藥；結果他卻為生病後可以得到不同於其他兄弟姊妹的特別待遇——天天有好吃的肉骨湯而竊自心喜。「生病其實也不錯嘛！」他濾去了病痛的無奈，只想到襲之而來的甜頭，為這場大病下了如此異於常人的評語。

為了這場黃疸病，林敏生沒有參加這個學期的期末考試。於暑假期間應該補考的他，悠悠哉哉地根本沒將此事放在心上，直到家人問起並催他去學校瞧瞧時，才赫然發現明天就是考期，考試科目達五、六科之多。在舉家嘩然之下，沒有人記得當時的林敏生究竟是否慌張及如何準備應考，反正最後的結果是他順利過了關，沒有為他三年的初中生涯多留下一日足跡。

外向善言的林敏生也是家中唯一的小外交官。家中有客人來訪，兄姊弟妹通常是躲在房內玩耍，只有他，坐在客廳看母親招待訪客。他的理由是：聽大人們論長道短十分有趣！母親當然也深知他天生的外交個性，在台灣民間盛行不衰的標會理財年代中，林敏生成了母親支派出去參與標會行為的理想代表。

老實說，林敏生是十分能屈能伸的。

林家二姊笑提當年的「連坐處罰事件」。話說幾個兄弟姊妹因某爭端而被母親集體罰跪，每個人跪在那兒臉上都氣得紅鼓鼓的，腦中盡想著自己的冤枉委屈。母親幾分鐘後來巡察一番，並

表示知錯能改者可以免罰。幾個孩子還在想著自己不服的理由，憋著一肚子氣，既不情願又爲了顧及顏面，沒有人願意先低頭。而每次都是林敏生，第一個表現知錯能改的大無畏精神，跪拜在母親面前大聲認錯，逗得母親忍不住發笑，他也因此總是成了第一個獲釋的小犯人。

很簡單，和母親賭氣長跪是十分划不來的事情，年紀小小的林敏生稍一衡量，很快就看透了這點。

此外，林敏生的經營理財能力也發展得極早，這可以從他「買菜賺錢」一案中找到端倪。

在世局紛擾不安，家中又食指浩繁的情況下，每天要處理的事情何其多，因此每個孩子都受到母親的指示，輪流代理日常家務。幾個較年長的便以一週爲期限，分別擔任幫忙家裏買菜的重責大任。但後來連母親都感到奇怪的是，林敏生擔任買菜官的那一週魚卻特別小，且菜會特別貴。

當然沒過多久大夥就明白了，還是孩子的他既不會向菜販殺價，又希望保有合理的「勞動所得」，姊姊們笑說由他當差的那一週自然是人人「面有菜色」！

在二位姊姊的眼中，林敏生是個活潑調皮的弟弟；而他的長兄林永生，更記得這個弟弟從小就敢說敢做，得理直言的正氣凜然。當大姊受委屈時，他會挺身而出爲她力主公道；當父親於職務時間外，還必須經常被東家小開隨傳隨到的支使時，他可以跑去和對方理論，在那個「頭家最大」的時代中，居然奉送一句「老闆不是做永遠的」給那位小東家。

雖然林敏生的童年記憶中大部分是有趣的，但難免，總也有那麼一次小小的「意外」。

大約是小學三年級，他經常在下課時與同學們玩上一陣相撲，這種大展筋骨的遊戲在當時十分受小孩子歡迎。但重摔互推之下，終於在一次角力中，把一位日本同學給弄斷了腿。這種事件無論在誰的童年中，都是非同小可的重量級大案，林敏生每天至對方家中道歉探視，但自始至終不敢讓父母知此一事。

他的大哥將心比心，十分能「體諒」弟弟的處境及想法，於是應允了林敏生的要求和他共同守密，未將此事透露出去。但好景不長，林敏生的導師瀨戶在事件發生一週後開始起疑，爲何如此大事只見孩子親自處理，卻不見家長出面致意？老師叫來了林敏生的大哥，交給他一封信，要他一定要呈給父親。事件至此，大哥也難以自保了，兩個兄弟自然是遭到一頓嚴厲的處罰，然後由父親親自帶著林敏生到對方家裏賠罪。

而令他訝異的是，對方家長不但未要求賠償，反而還出言勸慰。那位家長認爲孩子玩要難免受傷，今天不是他的孩子，就是別人的孩子躺在病床上。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明理態度，深深烙印在林敏生幼小的心靈中。

之三：親族家人

林家兄弟姊妹個個能言善道，應對如流，這必須歸溯於他們父母開明的子女養成教育。

在日據時代，台灣人可以就讀的最高學府有二類，分別是國語學校及醫學校。林父林春雨即